

习近平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月19日电(记者霍小光 李建敏 路璐)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习近平抵达时,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总理武契奇在停车场热情迎接。钢厂工人和家属、当地市民数千人夹道欢迎。

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塞尔维亚传统友谊深厚,彼此怀有特殊感情,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塞尔维亚人民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曾经为我们提供了难得借鉴。今天,中塞企业携

手合作,开启了两国产能合作的新篇章。这既是对两国传统友谊的延续,也体现了双方深化改革、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决心。中国企业一定会与塞方同行精诚合作。我相信,在双方密切合作下,斯梅代雷沃钢厂必将重现活力,为增加当地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走的既是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也是一条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之路。中方期待同塞方继续打造更多合作大项目,使中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塞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河钢斯梅代

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斯梅代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最终在同伟大、友好的中国合作中找到了重新焕发活力的希望,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塞中这一合作项目不仅将为塞尔维亚当地带来5000个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将为塞中更广泛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钢厂。高大宽敞的热轧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汽腾腾,生产线上各种轧钢钢材不时呼啸而过。习近平不时驻足参观产品,并登上中控室,详细询问工艺环节,了解生产情况。(下转第七版)

是拆是改还是移,有着63年历史的这座建筑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京城之大,能容得下小小的原子能楼吗?

本报记者 陈磊

“偌大的中关村,竟然让见证自己历史的小小原子能楼都无法立足了吗?”在听说原子能楼要拆除的传闻后,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心急如焚。

樊洪业所说的原子能楼,也是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选定的‘永久院址’,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他介绍。

这栋大楼是共和国“两弹”研究的发祥地,如今已度过63个春秋。等待它的命运是拆是改还是移?不得而知。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这栋五层的灰色老楼,在杂草掩映中,显得分外寒酸而又格外突兀。台阶边沿大都已缺损,入口的门框倒落一旁,玻璃渣碎了一地,楼内窗户、暖气片已被拆除,物件凌乱不堪,遗留垃圾随处可见。

“去年10月就开始停电停水了,大家陆续搬走,现在人去楼空。”曾在此楼工作的中科院高能所离退

休办的耿顺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我在原子能楼工作了20年,听说有人主张拆除该楼,我感到十分伤心。”91岁的叶铭汉院士腿脚不便,但只要是为保留这栋大楼的活动他都尽力参加。因为这里有他难以割舍的记忆和情怀。

叶铭汉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导师钱三强创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亲赴中关村勘测楼址。1958年,此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当时,科研人员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研制仪器设备,为我国的原子能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叶铭汉讲述此楼中人的往事时如数家珍,激动不已。比如建所前期,赵忠尧冒险从国外带核物理研究器材,一路坎坷终回国,建成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杨承宗从法国带回放射性标准镭源,开创中国放射化学事业;还有邓稼先、王淦昌、王承书以身许国,隐姓埋名,献身核武器事业等。

当时,在前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背景下,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料测定、氢核理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所有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914人。

从这座大楼里,走出了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分别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了数十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如赵忠尧、张文裕、何泽慧、黄祖洽、叶铭汉等。

从这座大楼“裂变”出我国一批重要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包括现在国防系统强大的核科学技术研发机构群,也包括今日中科院系统的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兰州近代物理所等高水平研究机构。

“可以说,中国原子能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衍生出去的,相关研究的技术创始人也是从这栋楼走出去的。”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钱三强先生形象地称之为‘老母鸡下蛋’,我想还有‘蛋变鸡后又生蛋’。”

原子能楼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历史地标意义和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价值,不能当作普通楼房对待,不能简单地以可否使用来衡量其价值。”樊洪业认为。

据了解,曾有人主张拆除该楼。“有人说这栋楼是破楼、危楼,影响再盖新楼。”耿顺才告诉记者,虽然他已搬离,但还是经常过来看看,有天下午来了几台挖掘机,听保安说,准备将这楼夷为平地,但不知什么原因,上级领导又来电话制止了这一行动。

近期,这栋楼的命运又有转机,或许不会被拆除。据一些科学家了解,相关负责人正在研究改造方案,如造一高楼把这栋楼包在里面,或整体西移等。

“如果这栋楼拆除或者面目全非了,就没法唤醒记

忆。”曾在此楼放射化学实验室工作的张志尧曾去法国参观过居里夫人实验室,他告诉记者,“实验室里,居里夫妇用过的仪器设备都有保留,并通过预约方式让公众参观。可在中国,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拆得太狠、太快。我呼吁留住这栋楼,如果进行改造,也希望保留原始风貌,原汁原味地呈现,别弄得不伦不类。”

“我们应该重视这种物化的精神象征,别过了十年、几十年,老人都已驾鹤西去,楼房不复存在,年轻人都遗忘了这段历史。一个城市总要保留一点‘记忆’。”柳怀祖说。

“这栋楼见证了新中国高科技的起步和初期发展的历程,凝结着老一代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心血。这其中蕴涵着新中国初期时期的科学精神、传统、作风,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遗存。”一直为“保楼”奔走呼号的《民主与科学》杂志原主编孙伟林认为,近年来,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由于急功近利,已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拆迁遗憾。作为科学殿堂的中关村,改造工程理应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在科学史留存保护方面做出榜样。

“请历史记住这栋楼。”樊洪业呼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对“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应当将此楼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或将其建成科技历史博物馆。

樊洪业说:“林徽因曾为保护北京古城未果而留下名言:‘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希望历史不要再留下类似的遗憾。”

(科技日报北京6月19日电)

“孵化”原子弹的地方 ——共和国科学第一楼的尘封往事

本报记者 陈磊

1952年,在北京大学上大二的张志尧发现,学校东边正在盖一栋很气派的大楼,“钢筋混凝土浇筑,外形还不对称,特别像个‘巡洋舰’”。

当时,中关村还是个名副其实的乡村村落,这个“巡洋舰”就在蜂蝶飞舞的菜地、蛙声鼓噪的稻田和坟冢隐没的荒野中,破土而出,傲然耸立,光芒四射。

“这栋楼对外没有挂牌,当时我们觉得特别神秘,但隐约感觉,在此工作的人一定是干大事的,非常羡慕。”很幸运,张志尧和一些学生毕业后纷纷进入该楼工作,干了一番大事业……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张志尧早已退休。川流不息的车流,纵横交错的立交,鳞次栉比的高楼……在繁华喧闹的中关村,这里却早已人去楼空,一番破败景象,只剩下落寞与孤寂。交通导航图上,已找不到它的名字。

今年,这栋楼,已度过63个春秋。等待它的命运是拆是改还是移?不得而知。

它,就是共和国科学第一楼——原子能楼!新中国的科学大业,就是从这座科学圣殿发轫前行。从这里走出两位国家最高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十位泰斗级院士,“裂变”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它见证了中关村乃至新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史。

原子能楼曾经的神秘、过往的奇迹、昔日的辉煌,都已化为尘封的记忆,是否会随着楼的不复存在而灰飞烟灭?

“三强一测定”

91岁的叶铭汉院士对原子能楼有着难以割舍的记忆和情怀。

时光还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叶铭汉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导师钱三强安排他负责调研回旋加速器。后来钱先生说,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这种大科学工程应集中在研究所,于是叶铭汉就来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当研究实习生。同年来的还有刚从北大毕业做了一年研究生的于敏。

在钱三强等人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拟设近代物理所,以核物理研究为首选领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研究所名单,近代物理研究所赫然位列名单之首。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兼任第一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一年之后任所长。

该所的前身是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南京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1948年,钱三强从法国学成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该所位于东皇城根甲42号,建所之初,包括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总共才三位科技人员。

中科院成立后,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在北京市范围内选择“永久院址”。北京市确定在海淀以东,清华以南,铁路以西及铁路以东部分地区划地,建设新院所。作为位列中科院诸研究所之首的近代物理所,不能再蜗居城内。

1951年5月17日,钱三强亲赴中关村勘测物理所楼址,中科院决定,在福寿寺北侧开始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楼。同年10月底工程破土动工。1953年底,大楼竣工,钱三强所长带领研究人员于1954年元月从东皇城根迁址到中关村。(下转第三版)



1953年底建成的中关村原子能楼。由于质子静电加速器体量大大,在楼西侧留下两层贯通的入口,并在楼顶特制三角顶板,以便吊装筒等设备入楼。

中美联合研究显示中国生态保护政策成效显著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16日出版的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中美两国研究人员对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保护政策已取得明显成效,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

报告以中国《全国生态环境十年(2000—2010)变化遥感调查与评估》为蓝本,调用了2万份卫星图片以及土壤、水文和气象数据,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发的“生态系统功能及其交换综合评估”计算机模拟软件为工具,着重考察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效果。

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7项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中有6项得到改善,分别是食物生产、固碳、土壤保持、洪水调蓄、防风固沙与水源涵养,只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一项略微下降。

报告说:“中国的生态环境评估结果表明,改善生态系统功能与经济发展可以共存。对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所作分析同样显示,凭借高超的政策设计,可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生态系统功能。”

报告通讯作者、领导这一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环境科学教授格蕾琴·戴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开拓一条道路。”

报告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欧阳志云告诉新华社记者:“这项研究证明我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保护政策与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改善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

对中国以生态补贴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报告作者之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态环境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波拉斯基说,这类投资可以产生高效益,“退耕还林还草可以减少洪灾和沙尘暴,对居住在下游和下游的民众大有益处”。

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发放的生态补贴截至2009年已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单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就涉及3200万个家庭和超过1.2亿人口。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下降,欧阳志云和戴利都指出,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大,森林面积持续增加,但问题是树种较为单一,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下降。因此,今后的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应进一步强调自然恢复。

戴利说,科学可以为社会的选择提供参照,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为防范洪灾而培植林木,最终需要由决策者决定,不仅要为特定区域考虑,还需要在特定条件下兼顾轻重缓急,“中国正在运用科学,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确定和界定优先领域”。

“实现在21世纪建成生态文明的梦想,中国需要为兼顾自然和人类利益探索更多创新道路。”戴利说,“这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是处在转型的第一阶段,所作努力正在激发全球其他国家采纳和沿用中国道路。”

(综合新华社驻旧金山记者马丹、驻华盛顿记者林小春报道)

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

专访科技部副部长万钢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上发表重要讲话。科技部副部长万钢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讲话为我国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科技部将进一步落实改革措施,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积极性,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

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万钢: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大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也要靠这一法宝。

只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市场换不来的,必须横下一条心,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解决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好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要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保持战略定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若干重点领域争取“弯道超车”。

同时,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我们要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积极参与并提出由我国科学家提出和牵头实施的国际科技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更高起点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补科技创新“短板”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记者: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科技部如何产生更多原创性科学成果创造条件?

万钢: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短板”,也是今后必须加快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一,加强战略性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下转第七版)